

风从山中来

□李景泽

房东骂骂咧咧地走后,整间屋子终于宁静。床头的风扇早就坏掉,懊恼与汗水掺杂在一起。

风扇是房东在我入住那天搬来的。她说,晚上热,吹上风,好睡觉。凉风习习,吹散了热浪,也吹走了疲惫。

“孩子,妈相信你,做你喜欢的,只要你开心。”母亲的叮嘱,从村子一直陪伴着我到这儿。

那会儿,正值盛夏,村子闷热得像大锅炉。人们时常汗流浹背,坐立难安。我问母亲,为什么不买台风扇呢?母亲无奈地笑笑说,那东西不是咱们山里人能用的。

我懂母亲的意思。山里人家底薄,吃饱穿暖不受罪就足够了,哪有闲钱买风扇!小时候,从来都是母亲用亲手制作的蒲扇为我驱热。我是凉快了,母亲的额头和脸颊却布满了汗珠。

买不起咱就造。我说。母亲起初愣住了,但马上高兴起来。她说,应该跟乡亲们商量一下,人多力量大。乡亲们一听,都惊呆了。长辈们觉得我疯了,直言风扇是科学家造的,咱们懂个屁。年轻人就起哄,说干脆造个下雨机吧,那样不仅人凉快了,庄稼也得救了。

大家明显不相信我说的话,而我必须用实践向他们证明。我走街串户,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材料。通过连月研究装配,村里第一台风扇应运而生。

那天,我家屋子被乡亲们围得满满的,窗户上都贴满了人。人们都对这个新鲜的事物啧啧称奇——长辈们笑咧了嘴,不敢相信山里人也能造出这么牛的东西;年轻人看傻了眼,呆呆地立在那,仿佛眼前这个长着大脑袋的物件来自外星。

请注意,风来喽!我一边说,一边按下了开关键。顿时,风涌入大家的怀抱。乡亲们欢呼雀跃着,都不约而同地喊,厉害,太厉害了!

突然,“砰”的一声,浓烟骤起,一股烧焦的味道迅速钻进大家的鼻孔。风扇在挣扎了几秒后,停止了转动。

乡亲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,吓得纷纷后退。我赶忙解释说,肯定是哪儿被烧坏了,大家别担心。长辈们没有说话,年轻人也未作声。他们只是垂着头,叹着气,默默地散去。我忽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忧伤,仿佛心田被铁锹铲掉了一块。

经过研究,我发现村里的废铁烂线根本耐不住高温地吞噬。换言之,我需要更好更优质的材料。我对母亲说,我想去城里闯闯……

“有人吗?在家不?”房东杀猪般的叫喊,将我从梦中吵醒。我是怕了这个女人了,除了缴费那天的些许恭敬外,剩下的全是不屑。

“风扇吹一天5块,吹四天共20块。现在坏了,就算我倒霉。”她斜着眼对我说。

我一听,大吃一惊,只以为她当初拿来风扇是出于好心,没想到竟另有图谋。我问她,如果我把它修好了,是不是

可以相互抵消?

她抱着胳膊,瞟了我一眼道:“好啊,你要是真能把它修好,别说不要吹风费了,想住多久就免费住多久,但如果你修不好呢?”

“修不好……”我咬咬牙说:“吹风费照给,风扇我赔。”

“成交。”仿佛正等我这句话似的,房东立马吐出了这两个字。接着,她哼着小曲,夺门而出。

那晚,我将风扇拆开,盯了它一夜;在熟知它的各个关节与构造后,躺在床上,大睡了一觉。睡饱后,我开始找毛病,换零件,接电线,拧螺丝……如此折腾了整整一天,又使用了整整一晚后,我如释重负地把它搬给了房东。

房东见了,当即傻了眼。她开了关了开三四次后,直问我是不是个修理工吧!我摇摇头说,不是。我干脆唬她,说自己是个倒腾风扇的商人。她听了,竟真的信了,之后几天,都对我分外殷勤。我有些自贵,又哭笑不得。退房的时候,她让我有机会还来这住……

多年以后,我已在大城市干出了一番名堂。我开了家风扇公司,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人。为了回报家乡,我撸起袖子,指导乡亲们在山里建起了工厂。工厂制造的风扇性能优良,价格实惠,畅销海内外。

吹着风扇,我对母亲说,这次回来前,我又遇到了那个房东。她如今开了农家乐,弄得有模有样。只是,岁月的侵蚀,已然使她忘了我是谁。在热情地安顿好我后,又开始忙活别的。她房间里配备的,都是咱们公司研制的风扇。上面暖心地贴了一张标签,写着“免费使用”。

“孩子,妈相信你。做你喜欢的,只要你开心。”

“嗯!”我跪在那,默默地点头说。风吹着母亲的坟头,花草翩翩起舞。我的眼泪簌簌而下。



李景泽

1990年生于河北张家口,戏剧与影视学硕士,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郭堤城记忆

□张华北

郭堤城,一片枯黄的色调,朔风里萧瑟苍凉,那还是上世纪末初冬的场景。经过这座渤海湾边著名的古城时,我常会下车走进城内,登上五六米高的土墙,在那不宽的城墙顶上走上一段。人和羊踏出的小路略有弯曲地延伸到城墙的缺口,两旁干枯的马鞭和各色野草紧紧地抓住墙土,挂着枯叶和干果的酸枣枝条横逸,枣刺尖利摆出一副威吓的姿态。放眼望去,城内那有低洼有小沟堰的土地上,有着残留的玉米秸秆,大片的芦花高高低低如浮动的雪原。

城墙根处,灰青的瓦砾和陶片或裸露或半掩在土,荒草试图用柔弱的身姿遮掩这些二千年前的遗存。俯身拾起一块不规则的凹形陶片,抚摸着绳纹的纹楞,有与当初古人同样轻抚时的感觉,将这粗糙的陶片轻掷于草下,它是这片土地上的财产。古志有载:“郭堤城在(盐山)县北七十五里,又名合骑城,汉公孙敖封合骑侯即此”“西汉武帝元朔四年于此置合骑侯国,称合骑城”“作伏骑城,云防骑卢而设”。还有史载: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,元朔五年,因战功封合骑侯,食邑一千五百户。

综上所述,郭堤城应是合骑侯公孙敖封地之城。汉武帝雄才大略,自信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在他心目中,开疆拓土是帝王的天职,华夏大地每一寸土地都是珍贵的,容不得异族的侵扰。辽阔的渤海沿岸地带,虽荒僻,但有鱼盐资源之富,正需要公孙敖这样的战将镇守。郭堤城,当地老百姓称为武帝城,郭堤之称由来,《同治志》称其为“郭堤之号似即伏骑之讹音也”,“伏骑”当指降伏骑卢。可以想见,当年数千百姓在此挖黏土抬上城上,架夯而筑,黏土层层加厚,汉子们挥汗如雨。公孙敖披挂挂甲,左手扶住腰上的利剑,站立城上向北瞭望,黄河在城北向东流去,他一脸忧心忡忡,北风扬起他背上蓝色的披风。两年后的一天夜里,北狄的一支大军越过黄河,偷袭这座土城,守军拼死御敌,怎奈兵力不及北狄,兵败城毁。

古城为正方形,每边一里之多,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下,城高依然五六米,最高处有七八米之高。近年发掘,郭堤城并非汉代始建,战国时期即有城墙,汉武帝时封侯复修,直至隋唐时仍有遗迹。郭堤城在兵燹后的凄风苦雨中荒芜下来,而这一荒芜就是二千年。野草荆棘环绕中,百姓们在城内开荒种地,盐碱贫瘠的土地也带来一些收获的喜悦。

走在古城下,荒草丛中坑坑洼洼,有洞穴森森,昔日却是狐狸藏身处,诺大的古城也是它们的家园。亘古以来,那些狐仙的传说从这里不胫而走。人们说:武帝城是狐仙的地方,谁家办婚丧大事,少不了需要盆盆碗碗,人们傍晚到城垣里僻静处烧上一炷香,沿城寻找,就会找到大堆餐厨用具。拉回去用完了,再在傍晚时送回原地,烧香以示谢意即可。谁知有贪财人家,用完不再送还,从此不再应验。又传昔日扣村一个老妪被狐仙接去接生,赠送一把豆子,被她沿途扔掉,次日口袋残留的几粒竟是金豆,以此安度晚年。诸多的传说虽未被蒲松龄收集,但老百姓口中《聊斋》却流传一代又一代。

当地百姓称此古城为武帝城也很自然,当年汉武帝雄心勃勃,欲一统天下,率千军万马来此大海



边巡海,登高台祭祀海神,以祈江山永固、国泰民安。由郭堤城向东20里处,兀立一座土台,即是赫赫有名的武帝台。史籍有载:“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……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。”

数十年间,我曾多次登临此台,夏季,沿北坡斜上,草深绊脚,枣刺挂衣。台顶平坦,残砖散落。人说多年前台高20余米,台顶原有小神庙,即蚂蚱神庙。相传汉将刘猛奉旨率军来此海湾灭蝗,蝗虫未灭,刘猛自觉无颜复命蹈海而亡。皇帝感其诚,封刘猛为蚂蚱神,百姓不忘这位忠诚无二将军,修庙祭祀。武帝台之北即齐、燕交界之地,此台原为军事烽火台,汉武帝元狩二年在此地基上筑高台而成。

时代更迭,巨台已非旧时面目,周边平整的土地上庄稼繁茂,落下孤零零一座小土丘。古城沉睡,直至2016年,城外西北发现1千余座瓮棺葬,发掘100余座,那些瓮棺或圆头长圆身,或圆筒形相拼接,苦盐水的浸泡,寒冬的冰冻、土层的挤压,许多瓮棺碎裂,已是道道裂痕,各种形状的陶制瓮棺保存更多的是儿童的骸骨。战国、汉代早期的二三百年的苦海沿边,缺少木材,以陶制做葬具对病亡的儿童和成人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。

大海东去,沧海桑田,人们在洪水中搏击奋争,在蝗灾中与害虫拼杀、在匪患中与恶匪抢回生存的权利。前赴后继,守候家园。当如狼似虎的日寇把魔爪伸进了这片土地时,抗日的军民奋然而起,八年间,用生命和鲜血勇敢地捍卫了这片土地的尊严。黄骅,一个把足迹印在万里长征路上的将领,倒在叛徒罪恶的枪弹下,血色染红这片英雄的土地,他的名字镌刻在广袤的海湾。

又一个春夏之交,我踏着褐红的木栈道走进郭堤城,路旁月季花红花黄,黄蓍蓬蓬密集,城下的青草已掩盖了去岁的萎黄,把土墙护卫成一个绿色的方阵。城中枯黄芦苇已扬尽生命的种子,根下的新苇即将越过高挑的残枯。石碑河畔,已是芦苇摇曳的公园,有灰麻的野鸭在静水中游动,时而钻进苇丛,时而潜水寻鱼。几只白鹭翩然而起,沿河向西。古城周边,楼宇高耸,挂着蓝天的云朵。

张华北

散文作家,生态散文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。

新生代

雒声老韵

2023年9月5日 星期一
责任编辑 汤娜

责任编辑 马艳
技术编辑 乔文英

20

沧州晚报

创作谈

热爱与精心

□李景泽

有关酷暑的感受,这个夏天,势必让人印象深刻。实际上,它恰好是个不错的选题。但在创作时,如果一味关注“热”,而忽略其中的“情”,便会让小说失去深度

和韵味。

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分层次、向前进的,能散发内里的东西。而精心设计结尾,又能打开另一个世界。